

名家散文

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

Mingjia Sanwen
Zixuanji

自选集

将谓偷闲学少年

华语文学
100年全景
回望与梳理

罗文华 / 著

收录 罗文华散文

《食读·性也》《杂树生花》《母爱于书》
《劝业场观众拓记》《苍山寻石记》《童书与童心》
《人间最是情难了》《过我眼，即我有》等
重要篇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将谓偷闲学少年

罗文华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谓偷闲学少年 / 罗文华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12

(名家散文自选集)

ISBN 978-7-5139-1810-7

I . ①将… II . ①罗…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3694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将谓偷闲学少年

JIANGWEI TOUXIAN XUE SHAONIAN

出 版 人 许久文

总 策 划 李继勇

著 者 罗文华

责任编辑 刘树民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5 印张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810-7

定 价 3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将谓偷闲学少年

目录

第1辑·书香

写给秋光中的略萨 / 2

食读，性也 / 6

杂树生花 / 11

旧书市，新感觉 / 16

津门百衲“二十四史” / 20

申城淘书小记 / 24

在长崎逛书店 / 29

吴小如先生旧著购读记 / 33

在湘江边逛旧书摊 / 37

乙未端午淘书记 / 43

为书摊求饶 / 46

小人书摊 / 50

忆昔开架售书始 / 54

母爱于书 / 57

温暖的书衣 / 60

书柜的变迁 / 65

与宁宗一先生聊“亲自读书” / 68

书友老马 / 72

我们的高地 / 77

遭遇明偷暗盗 / 82

自买盗版书 / 86

书友书缘 / 90

我心开放 / 94

读书的好处 / 98

读书，从春天开始 / 101

第2辑·藏趣

泉 缘 / 106

说名片 / 112

我的集邮小史 / 117

收集世界硬币的乐趣 / 124

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世界 / 128

《1965年世界硬币初辑》编后 / 132

几枚珍贵的大象硬币 / 139

古币经典徽宗钱 / 144

天翻地覆南明钱 / 150

盛世宝藏乾隆钱 / 155

“驱邪降福”铜花钱 / 161

劝业场观泉拓记 / 163

郑家相笔下的天津泉藏 / 167

集币与读书 / 170

文房雅玩乐融融 / 175

几件稀见的科举文物 / 180

说“太师少师” / 184
“溥雪斋旧藏集锦扇”献疑 / 186
苍山寻石记 / 189
《水浒》：连环画与饼干卡 / 192
我收藏的《西游记》连环画 / 197
喜欢连环画《孔雀胆》 / 201
欣赏太平天国题材连环画 / 203
遇堵车拐进故宫 / 208
淘宝和平沈阳道 / 211
在古镇逛古玩城 / 215
淘得一批天津老相片袋 / 218
龙年再说“鱼化龙” / 221
紫砂壶的“鉴”与“赏” / 226
被残缺的依然完美 / 236
博尔赫斯是只猫食碗 / 238

第3辑·艺品

乳虎啸谷少年风 / 242
童书与童心 / 245
知堂的序跋 / 248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 251
胜愿必遂 有志竟成 / 255
李叔同的笔缘 / 259
人间最是情难了 / 262
烽烟炮火中的一声箫鼓 / 265
雀情·亲情·画情 / 269
玩转那一晕旧时明月 / 274

过我眼，即我有 / 278
花好月圆 / 282
天津的招牌戏越多越好 / 286
常去博物馆是一种修养 / 290
文人重收藏是天津好传统 / 294
复建水西庄要有一间真正的书房 / 298
后张仲时代民俗研究的意义 / 302
“津味文学”与城市文化 / 306
中文系为什么不能培养作家 / 310
我的《理智与情感》 / 314

第4辑·师谊

吴小如先生二三事 / 320
吴小如先生“知人论世” / 328
来新夏先生之人格与风格 / 332
来公题赠“读书是福” / 336
王学仲，中国书法的一面大旗 / 340
先生之风 / 345
孙犁：大隐于市，寂寞功成 / 355
秀才人情纸一张 / 359
天津日报两位著名世界语者 / 365
像黄裳那样一辈子读好书 / 370
采访启功先生 / 374
给周汝昌先生做编辑 / 378
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活法 / 382
伟大的布衣 / 386

第1辑·书香



写给秋光中的略萨

这个奖，早就应该给他。

今天清早，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清早。在起床后的半分钟内，我习惯性地打开当天的晨报，立即注意到头版导读栏里的一行小字：“秘鲁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用看后面版面里新闻的详细内容，我就十分自信地脱口说出：“是略萨！略萨获奖了！”翻到国际时事版一看，摘得桂冠的果然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我于是不免责怪头版导读栏的编辑：你为什么不直接说“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略萨”这个名字要比“秘鲁作家”响亮得多啊。

这是让所有文学爱好者瞩目的一件事。

还没到中午，我就发现，在卓越网上，《绿房子》、《胡莉娅姨妈与作家》、《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等略萨名著译本的销售价格都已被升至八五折，而他的成名作《城市与狗》则已经售罄。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搜集略萨著作的不同译本，所以非常清楚这些书网售价格的变化。我还发现，卓越网为略萨设置了

专门的网页，以“鞭辟入里的形象刻画”、“天赋如有神助的讲故事者”、“结构写实主义大师”、“当代魔幻现实主义掌舵人”等评语吸引人们买书。精明的书商知道，这位文学大师的获奖，必然带来一场相关图书出版发行的盛宴。图书市场再萧条，书再不好卖，真正的读者也会舍得掏钱为真正的文学捧场的。

这是文学的胜利。

20世纪80年代，1983年，或许是1984年，也是一个像眼下这般气爽宜人的秋天的午后，我和我的几位同学聚集在北大32楼北面的核桃林里，举办一个自发的室外文学沙龙。当天的中心话题之一，是预测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先是杨君武同学谈了自己对当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的阅读印象，随后黄亦兵、臧棣（当时叫臧力）、阿忆（本名周忆军）、孔庆东等同学就此展开讨论，都认为当时对于中国来说还较为陌生的拉美当代文学，很快就会对世界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话题由此自然指向略萨——当时很多同学已经看到我们北大西语系的赵德明教授介绍略萨的文章，读过赵老师组织翻译的略萨作品，对略萨并不陌生。讨论气氛活跃，涉及拉美当代文学中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以略萨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和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最后，在那缀满果实的秋天的核桃林里，大家一致认定略萨应该排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列。事情已经过去20

多年了，我们这几个同学算是略萨获奖的较早预测者吧。就在今天，我看到当年核桃林里的预测者之一、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臧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略萨受法国存在主义影响较重，相对马尔克斯，他和西方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在中国80年代的时候，他的作品在校园非常流行，影响了很多作家。”现在看来，预测略萨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在不需要太高的智商——或早，或晚，一种热情的或者温情的文学期待终究是要兑现的。

这是文学在文学意义上的胜利。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略萨自己期盼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对略萨获奖的期盼，毕竟绵延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20多年来，我和各地几位比较喜欢外国文学的同龄作家朋友，如青岛薛原、海口伍立杨、长沙吴昕孺（本名吴新宇）、北京止庵等，多次通过面谈和笔谈，聊起略萨，聊起略萨与诺贝尔文学奖。就在十来天前，吴昕孺还说，他正在读略萨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它体现了略萨天才的叙事能力；同时还讨论了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行性。得知略萨获奖的消息，吴昕孺特别高兴，深有感触地说：“前些年，诺贝尔文学奖剑走偏锋，把莱辛、勒克莱齐奥等一干‘亚一流’作家扶上台面；略萨的获奖，能否传递这样的信息——诺奖将重新重视那些产生过经典作品的作家？若如此，那米兰·昆德拉、奥兹都能看到曙光了。”众所周知，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价

值取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性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此次略萨获奖，可以看做是对文学应有价值的一种肯定与尊重。

行文至此，又在网上看到赵德明老师对略萨获奖的看法：

“过去没有得这个奖，人们并不会因此而忽略他的重要；得了这个奖，也不会抬高了他的地位。”赵老师是第一位将略萨介绍到中国的学者，我曾在北大听过他的课，认为他对略萨与诺奖关系的这个评价很客观，但又觉得换一个说法，用两个“归”字——名至实归和众望所归，来评价略萨获奖，似乎更多一些积极的意味。

现时正是北半球的秋天，收获的季节。得知获奖消息的一刻，正在北半球的一所大学里授课的略萨，“很开心，很激动”。作为略萨作品的一名忠实读者，谨以此文，祝贺在秋天里收获成就感的略萨，祝福世界文学收获更丰硕的黄金般的果实。

2010年10月8日

食读，性也

前些日子很多媒体都搞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征文，其中有几家报刊不约而同地推出了类似“读书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这样的专栏，几乎每位作者都说自己在这30年中因为刻苦读书，起先穷后来富，起先低后来高，起先孱后来好……更有些文章将读书的作用上升到理论层面，小到使生活富足，大到使国家振兴……这些故事确实感人，这些道理确实正确，不能否认，很多人读书都张扬着或潜藏着可爱的目的性，读书也恰恰能够成为改变他们生活的最初动力，但是我却担忧，如果过分地强调读书的功利性，总是让一些成功人士用成功的事例说明读书与人生存在着那么直截的利害关系，那么读书与人生便都会因易于满足而变得庸俗。这种功利性所导致的庸俗，终将诱使读书达到止境，人生随之封顶。

当我们读了太多太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后，发现当代难出经典的巨著，难出真正的大师。究其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其中有一点不容回避，就是很多当代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起点不

高，或者出发点有问题。我一向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一旦成为诗人就可以脱离工厂的繁重生产，或者一旦成为作家就可以免除农田的艰难耕作，那么，他很可能只是一个拈轻怕重的劳动的逃兵，而不会有对文学抱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这样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肯定也要读书，但他们读书往往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浅尝辄止，自己觉得够用就打住。由此，他们写出来的书，水平可想而知。写书的人自己不读书，已成中国当代文坛一大风景。从根本上说，当作家是文人的事、读书人的事，不是工人的事、农民的事，也不是官员的事、商人的事。难怪有外国学者说，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中国当代涌现的作家多。评价一本好书的标准其实很简单，看它是不是读书人写的。要想自己写的书拥有读者，就先要老实地做一个合格的读者。一个把读书看得比写书更为重要的人，他写出来的书大抵是不错的。

我在上大学时接触过王力、朱光潜、冯友兰、季羨林等先生，研究过他们的读书历程。他们读书，如山如海，不可方物，不是读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而是他们的人生改变了读书的理念。

我在编辑工作中接触过孙犁、汪曾祺、张中行等先生，也研究过他们的读书历程。他们读书，则恰恰与“读书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形成悖论，他们一方面坚守生命方式，一方面通过随缘自适、随遇而安来调剂人生。

我还接触过启功、朱家溍、王世襄、周汝昌、吴小如、钱君匋、谢稚柳、柯灵、黄裳、何满子等先生，同样研究过他们的读书历程。他们读书，各有各道，是真正的成功者，但回望他们走过的征程，似乎也难以“读书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来概括。

对于我自己来说，读书就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全在其中。一定要算得失，那也是有得有失，最多是得失相抵，归于零。读书，在我眼里从来就不是梯子之类的东西。

上大学时，我和同学们想方设法读钱钟书、徐志摩等当时还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书，积极宣传他们的文学成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上讲他们的作品，给他们以应有的文学地位。与我同室的阿忆（后来成为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几乎每天都在宿舍里朗读《围城》的精彩片段，吟诵《再别康桥》和《沙扬娜拉》，充满了感情，感染了大家。与我同室的孔庆东（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曾经说过，是我们这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把这几位作家抬进了文学史，这话不算夸张。回忆起来，在这种非功利性的读书背后，涌动着的是求真的热流。

如今，我的藏书已有三万多册。有朋友替我计算过，我这20多年来用于买书的投资，可以换十几辆汽车。可我家里至今还未买过一辆汽车。为了买书，我家经历过多次寅吃卯粮的日子，真

是一言难尽。1991年，我住的平房拆迁，没有周转房，书籍和家具只好分存在亲戚家里。那时我的孩子刚满周岁，就不得不随着我们夫妻到处打游击，借房住，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在已经没有任何自己的“家”的情况下，我每天下班依然要逛书摊，借以驱除心中的烦恼和忧愁。一天傍晚，竟然在西马路边道的小书摊见到一本钱钟书的《旧文四篇》，十几年前出版的，我久寻不到，遂立即以五角钱买下。我淘得这本品相上佳的薄薄的大著，如获至宝，高兴了好几天。就这样，多少艰难，多少失意，都被读书冲淡了，化解了。这种境况下的读书，幸福，却又悲壮。

像这样的私人阅读史，饱含着岁月的沧桑，浸透了人生的无悔。这样的读书，得耶？失耶？没有答案。

那天我乘火车去南方，在我对面的下层卧铺上，是金发碧眼的一男一女。他们看上去20多岁，像是一对热恋的情侣，又像是出门旅游的新婚夫妇，两人长得都很漂亮。男的始终倚靠在车窗旁，一只手搂着女的，女的也一直头枕在男的怀里，着衣不多的身体仰卧着，显得非常亲昵。这样的场面在虽然早已开化的中国，也仍然算得上是“西洋景”了。然而，没有人会把这当做“西洋景”看，因为男的始终在给女的朗读着一本书，女的也一直在专注地倾听着，整个上午始终这样，一直这样，偶尔两人交换一下眼神，发出会意的微笑。我从未见过一对中国人在列车上能有这么长时间的朗读与倾听，不得不对这两位欧洲青年肃然起敬。

尽管男青年朗读的声音很小，我还是分辨出他说的是德语；快到终点站时，我拿过男青年刚才朗读过的书，一看果然是一本德文小说。我使用英语问他：你们是德国人？男青年见我能认出德文，先是惊讶，后是惊喜，用英语连声回答：我们是德国人，德国人！

下车前，这对德国青年让我在那本书上写句话，我就用英文在书的最后一页写了两句话：“德国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国度。读书真好！”

女青年接过书，马上就在我的话下面也用英文写了两句话：“读书真好！读书是我们的生活常态。”

随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那对漂亮的德国青年，想起他们亲密读书的情景。读书，被他们呈现得极为普通，而又极为美好。

我又想，或许，读书本来就应该我们的生活常态，是人生根本的欲望，还是不要把它跟生活富足、国家振兴挂得那么紧吧。

列车在前行，时光在转换，生活在变化；不变的，是读书。

归结到本文的标题，是我私改了《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名言，变成“食读，性也”，意思大家都明白。倘若有人觉得不合适，那么换一句《礼记·礼运》中的名言，私改一下亦无不可：“饮食阅读，人之大欲存焉。”

2009年5月8日